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《論語講記》「學而」篇，第十三章。

【有子曰。信近於義。言可復也。恭近於禮。遠恥辱也。因不失其親。亦可宗也。】

『有子曰：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』。這一章經文雖然不是孔子之言，但是有子是親炙孔子，有說到孔子之言，本著老師的意義而說的。有子平常聽孔子講的，等於這個地方他來複講，講孔子講過的。學而篇不離忠信等，吾多本著古人的說法，但是方法不同。先解釋字義。這段是雪廬老人給我們講，學而篇它主要宗旨不離開忠信。雪廬老人都是根據古人的說法，但是方法有不同。

下面先解釋字的意思。『近』，『信近於義』這個「近」，接近，意思是與某件事差不多，差幾分，就是接近的意思。比如桌上的毛巾，由門旁來就差不多，若由對岸來，就不是差不多了。信要與義融合，如何用法？言是體，信、義是用。信，就是旁邊一個人，一個言語的言，合起來是信。言而有信，信要合乎義。信由什麼而來？由言而來。就是我們說話，說如何辦就如何辦，不欺騙人。言為體，信為用，雖然是信實還必須合於義，合乎道理。義者，誼也，對了的事情，辦得正確。說出的言語正確就照辦，言而有信。就是我們講出來的話，或者答應人的事情，正確的我們一定要去照辦，這樣才言而有信。若不合義，辦不辦呢？有時候我們講出來的話，不一定都是合乎義理的。但是話講出來了，辦不辦呢？信中有義有不義，這個信當中有合理跟不合理的，義中有信有不信，這個義當中也有信也有不信，但是都由言而來，言就是講話。所以我們

講話，有合乎義的；有時候我們講出來的話，或者答應人的事有不合乎義的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這個當中有不同。吾依漢學，唐代為中心點，前後不同，唐代以後起大變化。為什麼？因為漢儒所講都必須有師承，必須依《爾雅》等書，有根據。若宋儒只會其理，連字也自己改，查書上沒有這個說法。這段雪廬老人講，他來講《論語》，依漢學、依唐代為中心點，唐朝這個時代為中心，前後不同，唐代以後起大變化，這是唐朝這個時代以後，註解《論語》就有很大的變化。為什麼？因為漢儒所講必須有師承，必須依《爾雅》等書，所以漢儒的註解它有根據。

若宋儒，就是到了宋朝這些大儒只會其理，他沒有根據《爾雅》，他只講他的義理，有的地方連字也自己改了，原來那個經文的字也改了，去查古書上面沒有這個說法，都是宋儒以後他自己講的。自宋以後都是如此，自從宋朝以後，註解《論語》的都是這樣，他沒有根據古時候《爾雅》等等這些相關的典籍來註解。若為了求學，那修孔子之道就遠了。如果要學道，距離就很遠。文以載道，文是記載道的，字有錯簡，道如何寄託？這個字都錯了，道要寄託在哪裡？只為好說好聽，這怎麼成？只為了自己講得比較好講，說出來大家聽得比較好聽，這怎麼可以？以上這是雪廬老人他給我們講的，分析的這個講義。復，反覆也，復這是字是反覆的意思。既然是信為何反覆無常？信，講出來就是這樣，為什麼還要反覆？反覆為來往的意義，這個復是來往的意思。如你們來聽書，下課往返回家，過來過去。雪廬老人舉出一個例子，來聽課，上課過來，下課回去，過來過去這就是復的意思。宋儒解釋為力行，宋朝的大儒解釋復這個字為力行，但是《爾雅》、《說文》沒有這樣的說法，所以「復」當來往講。

中庸云：「舜執其兩端而用其中」，可解釋「攻乎異端」章，

也可以解釋這一章。取信不必義，取義不必信，二者相合就好辦。信也合乎義，義也合乎信，兩個相合就好辦了。下面講，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唯義是從」，講信而無義，硜硜然小人哉！如借刀給人殺人，雖守信而無義，就是異端。答應刀要借人家，借給人家去殺人，答應了那守信不守信？這不合乎義。如果這樣的情況，雖然守信沒有義，那就是異端。「信近於義」，信的本體作用與義差不多，離不開。所以沒有辦事前，必須謹言慎行。儒家也戒人多說話（就是話不要說太多），所以金人三緘其口（就是少講話），今人興講演，開會哪有那麼多話，言多必失，為政者不必多言。話講多了，必定會有失誤的，所以佛菩薩聖賢都是勸我們少說話。像我們念佛人，古大德講，「少說一句話，多念一句佛，打得念頭死，許汝法身活」。現在選舉之前先發表政見，選上不兌現，那有什麼希望？《禮記》說：「安定辭」，有人與你說話，當時或許一時想不開，可以考慮之後再答應。如果答應錯而不害人，可以實行；若答應的事情會害人就不可以，雖然答應了也不行。孔子說：「可以適道，未可以權」，行權，唯有聖人可以。權巧方便，一般人他沒有辦法行權，不懂得權巧方便，聖人可以。例如孔子遇陽貨的事情，孔子行權，孔子趁陽貨不在家前往拜陽貨，故意的，是欺，欺騙他；又說「吾將仕矣」，也是欺。陽貨勸他出來做官，我就將要去做官，實際上沒有，也是欺，但是這是就義之所在。因為那些事情不合義，不合理，這個是行權。復，來往也。話說錯了，可斟酌，也可守信，也可守義，就是執其兩端而用中。兩端就是兩頭，信是一頭，義是一頭。這個時候如果說錯話可來回想想，來回想想就是「言可復也」，想好了再採取行動，便不害事。看看要採取信這邊還是義這邊，如果說錯話採取義，就可以不守這個信；如果守這個信，不會害人是可以的。所以這個當中就是佛法講的要善巧方便，

話講出去，有時候後面你要怎麼去收拾，處理善後，這裡就教給我們了。

『恭近於禮，遠恥辱也』。「禮」是恭敬人，仍然依例如上解釋。「恭近於禮」，恭敬人是禮貌，禮貌是恭敬人。恭和禮也相近，不能離開，恭必須禮，不能過與不及。如今人行鞠躬，實在是鞠項而已。雖不能九十度，也須六十度，恰到好處。現在人鞠躬就是點個頭，這個是禮不足，不及。所以鞠躬沒有九十度，也需要到六十度，不能脖子動一下，點個頭，這個就不及了，要恰到好處。恭與禮須配合，若不如此，恭而無禮則勞。如七十度鞠躬，到九十度便勞苦了。若不及則太草率。恭敬不到，人家以為驕慢；若恭敬得太過，人以為諂媚。千夫所指，無病而死。恭能適中合禮，則能「遠恥辱」，遠離恥辱，不受羞辱了。所以恭要合乎禮儀。

『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』。「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」，雪廬老人說有兩個意義，隨便採取哪個意義都不會害事。唐以前的註解，因同姻，因素的因跟婚姻的姻同一個字。親戚與朋友不同，因為男女婚姻為人倫根本，故《詩經》首篇，《易經》乾坤二卦都說夫婦為人倫的開始，今人三言兩句便結婚，三天兩天就離婚，這現代的確是這樣。九族，普通都說是從本身算起及上下各四代，另有其他說法。父族、母族，恭敬父親的父母，還必須恭敬母親的父母。所以台灣母舅最大，家中有事，舅舅主持，見舅如見母，見到舅舅就像見到母親一樣。唐以前註解，「因」指親戚，由結婚而來，中國人結婚六禮初成，十分繁雜，因為婚姻是大事的緣故，今人卻有人主張一杯水主義。若六禮中有茶葉，茶必不許移植，表示夫婦不可移。今日不管這樣。這個夫婦非常重要的，不可以隨便結婚、離婚來改變的。若門楣相當，並不是錯。如念書人不與殺豬者結婚，不是為了對方有錢，而是為了志同道合，所以須不失可以為親戚

的條件。這個就是我們中國傳統講門當戶對，志同道合，這樣來結合才是正確的。

「亦可宗也」，宗，指歷代宗親，如此訂婚，雖是外親，與內親差不多，都是九族。台灣有連宗，有同宗會，同姓連宗，另外古來有關係的宗族，都可連宗。劉關張桃園結義，關張趙馬黃為一家，以民族主義的觀點，說到極處，中國人都是黃帝子孫，大家都是同胞。姻親如此重要，母族、妻族都有關係。同學若未婚者須慎重（還沒結婚要慎重），女子不必說，若男子休妻（這個男子要把妻子休掉了，要跟她離婚），人們都恥笑他，在因果故事上，常見該男子因為休妻該中舉的而不能中舉。宋儒的說法，因，依靠。宗，恭敬。若所依靠的人，不是僅指親戚，若依靠不錯人，則也可恭敬，也可以跟他交際來往。

好，今天這一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！